



一九八三年胡樞機返台賀唐主教(中)八十大壽

相交一甲子 (下) 陳梅福

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，主日彌撒後見報章刊登胡樞機神父被任命為香港主教的消息，即自公館堂搭公車到南苗堂求證並道賀。當時這位準主教很幽默的說：「聖神有時也會打瞌睡，怎會選上我！」我卻笑答：「這是你施展長才的時候！」他雖然遍找理由推卻，但天意難違，只好乖乖準備就道。往後，我便每晚前往談聚，承託辦理組織參加祝聖典禮團、辦出入境及簽證等手續，天天跑台北，早出晚歸，回來還要向他說明辦理情形。一直到七月廿三日中午方辦妥廿四人的手續及定好機票。按當時政府規定要分成兩團，每團十二人，才可成行。

七月廿三日上午，苗栗教友坐滿一輛大巴士到松山機場給準主教送別，本人則於廿四日率團飛抵香港，由謝鳴之神父率官塘教友接機，以及安排食宿和觀禮等事宜。晉牧典禮雖然盛大及隆重，心中總覺難捨及抱不平，苗栗無端的少了一位博學多才的同伴；但想到人才為普世教會所重用，也只好釋然於懷。晉牧後不久，胡主教約謝鳴之、彭保祿兩位神父及本人到其公館，請他們二人在他寫好的遺囑上簽字作證。我當時很納悶，他才當上主教便要立遺囑。

一段小插曲：苗栗鎮是一個人口不滿十萬的城鄉，分成兩、三個堂區，聖亞納只是其中之一，這裡的牧者也不過是位小本堂神父，難怪香港的傳播界會懷疑說：「怎麼會選派一位不見經傳的神父出任香港教區的主教？」與福音上納塔乃耳說的：

「從納匝肋還能出甚麼好事嗎？」前後呼應。

自港回台後，唐主教派人接掌南苗堂教務。一九七八年苗栗開教銀慶，八三年唐牧八十大壽，八八年唐主教安息主懷，胡主教都返台親臨參禮。去港十三年間，胡牧多次返苗栗，除會神職及教友外，常去台北逛各大書局，選買一些詩書。來往書信，由一張小型信箋，寫上不到百字，賀卡則由八字降為四個字，自二〇〇〇年起則未見隻字，只見在賜寄的香港教區手冊內附上印好的致候辭而已。

八八年十二月間，胡樞機主教再次返苗栗，是相當繁忙也是最後的一次。抵台後他首到嘉義、台北田耕莘及于斌兩位樞機主教墓園，向兩位前輩致敬，然後去台中瑪利諾會、新竹教區致意，並訪問芎林聖衣會議修院。十二至十九日則與苗栗多年舊友敘聚，假三統大飯店席開四十三桌，還是有入滿之患。後應台北市嘉應五華同鄉會之邀，由主教團主席單國驥主教陪往赴會，周益倫將軍迎賓於四華英館。同鄉都讚佩胡牧之成就及風度。

從此，胡樞機便處於「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」之境。魚雁往來由簡而杳然，夜間向他致候的電話也打不進去了。二〇〇〇年四月間自家鄉抵港時，承胡樞機熱誠招待，本人及徐享提先生還蒙贈聖母像留念，也一同拍照。抵達辦公室前，秘書蘇梨韻修女又叮囑我以好友之誼，勸胡樞機設法選假期休息，以利執行繁重的責任。樞機笑答：「到哪裡去休息？」

二〇〇二年七月底，台北朋友告知胡樞機病重，即與陳遠達總籌商量，擬組團赴港探視。得秘書長李亮神父告知，醫院方面拒絕探訪客。九月廿三日下午六時左右，得知樞機已於早上安息主懷。翌日急往旅行社趕辦手續及機票，廿七日下午偕頭屋聖心會四位修女及一位教友成行，病中未及探視，至少在喪禮中送上一程。

全程參與兩日的喪禮，莊嚴肅穆、隆重而安靜的進行，感人至深，斯人息勞，令香港各界普遍感染痛惜與悲感之情，正是他們向胡樞機及他所牧養的信仰團體，表達至高的崇敬。從此華夏之「斯人」及聖經上的「僕人」多一位傑出的典範。斯人未逝，而是邁向永生，在上主左右多了一位友人代禱，我們大家的前途無量。我要用苗栗朋友親切的稱呼：「胡神父，您已加入『常隨著羔羊』的行列，也幫幫仍在塵途中的我們，追蹤上路！」(全文完)

作者為胡樞機修生時代及在台灣苗栗服務期間之錫友、樞機出殯的扶靈者之一。